

第二五六冊

明倫彙編

官闈典

官寺部

三元一四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三

古文真賞

卷之三

三

唐二

仇士良

王守澄

劉克明

楊復光

楊復恭

田令孜

劉季述

韓全誨張彥弘

後唐

張承業

張居翰

按唐書官者傳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數水驛與御史亢稹爭舍上廳擊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太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鴈內

宮闈典第一百二十九卷
官寺部列傳四

唐二

仇士良

按唐書官者傳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數水驛與御史亢稹爭舍上廳擊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太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鴈內

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廝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朱守義挾帝還官王涯芻元與已就縛士良肆脅辱令自臣反示牒於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憚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劉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憤九泉不然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邪即以訓所移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盜京師擾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於朝又言臣與訓誅注以注本宦豎所提挈不使聞知今四方共傳宰相欲除內官而兩軍中尉聞自救死妄相殺戮謂爲反逆有如大臣挾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佯劫橫尸闕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爲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果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爲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詔可尋卒贈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大語乎衆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閒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遨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閭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

會絕矣開成四年苦風寒少聞名宰相見延英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爾所兄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叔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又景木足比何自二主哉帝曰叔獻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珏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議更立珏不從乃矯詔立頌王爲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爲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貴妃謀發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言故王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戶三百俄而珏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矣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不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綠糧芻菽以搖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果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爲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詔可尋卒贈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大語乎衆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閒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遨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閭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

有術自將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祕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

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

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可

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啓後戶引

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

將沒以授其子引故引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

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

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

按舊唐書宦官傳李訓既殺守澄復惡鄭注乃奏用

注爲鳳翔節度使訓欲盡誅宦官乃與金吾將軍韓

約新除太原節度使王璠新除邠寧節度使郭行餘

權御史中丞李孝本權京兆尹羅立言謀其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上御宣政殿百寮班定韓約不奏平安

乃奏曰臣當仗廂內石榴樹夜來降甘露請陛下幸

仗舍觀之帝乘輦趨金吾仗中尉仇士良與諸官先

往石榴樹觀之伺知其詐又聞幕下兵仗聲蒼黃而

還奏曰南衙有變遂扶帝輦入閣門李訓從輦大呼

曰邠寧太原之兵何不赴難衛乘輿者人賞百千於

是誰何之卒及御史臺從人持兵入宣政殿院宦官

死者甚衆輦既入閣門內官呼萬歲俄而士良等率

禁兵五百餘人露刃出東上閣門逢人卽殺王涯賈

人屍橫闕下自是權歸士良與魚弘志至宣宗卽位復誅其太甚者而閣寺之勢仍握軍權之重焉

王守澄

按唐書宦官傳守澄者史亡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名還方憲宗喜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鏞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晝浮屠大通仁晝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號人田元佐言有祕方能化瓦礫爲黃金詔除虢令與董景珍李元戢皆介泌大通薦於天子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饋之躁甚數暴怒恚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羣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計故以宋申錫爲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隙於是流楊承和於驃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翌上之功爲守澄所抑位未通顯訓奏用士良分守澄之權乃以士良爲左軍中尉守澄不悅兩相矛盾訓因其惡大和九年帝令內養李好古賚酰賜守澄祿而不發守澄死仍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涓爲徐州監軍召還至中牟誅之守澄蒙養訓注反擢其禍人皆快其受佞而惡訓注之陰役

劉克明

按唐書宦官傳克明亦亡所從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於是陶元皓新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毬工得見便殿內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隸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狎息殿中爲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趨勇進於帝嘗閱角牴三殿有碎首斷臂流血廷中帝歡甚厚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旣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遂振李少端魚志弘侍從不及皆削

按舊唐書宦官傳初元和中守澄爲徐州監軍遇翼城醫人鄭注出入節度使李愬家注敏悟過人博通典藝甚奕醫卜尤臻於妙人見之者無不歡然注嘗爲懇煮黃金服一刀圭可療弱重胞之疾復能反老成童懇與守澄服之頗効守澄知樞密薦引入禁中

穆宗待之亦厚注多奇詭每與守澄言必通夕文宗卽位守澄爲驃騎大將軍充右軍中尉注復得幸於文宗後依倚守澄大爲姦弊文宗以元和逆黨尚在其黨大盛心常憤惋端居不怡翰林學士宋申錫嘗獨對探知上略言其意申錫請漸除其偏帝亦以申錫沉厚有方略爲其事可成乃用爲宰相申錫謀未果爲注所察守澄乃令軍吏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逆申錫坐貶宰相李逢吉從子訓與注交通訓亦機詭萬端二人情義相得俱爲守澄所重復引訓入禁中爲上講周易旣得幸又探知帝旨復以除宦官謀中帝意帝以訓才辯縱橫以爲其事必捷待以殊寵自流人中用爲學官充侍講學士時仇士良有

秋帝獵夜還與克明田渭澄許文端石定寬蘇佐明王嘉憲閻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羣飲旣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弑帝更衣室矯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詔絳王卽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顚兵柄於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家貲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明謀逆母禁不許文宗立嘉母忠賜錢千緡綢五百匹給婢一人

楊復光

按唐書宦者傳復光閩人也本喬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楊元价家頗以節誼自奮元价奇之宣宗時元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阜阜有威名者世訟其冤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諳去宰相楊收權寵震時復光有謀略累監諸鎮軍乾符初佐平盧節度使會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判官吳彥宏約賊降仙芝遣將尚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僖宗誅之故仙芝怨復引兵叛後天子寤威階禍罷之以兵與復光乃進禽徐唐荅王鐸爲招討復光仍監軍鐸之棄荆南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答定其地以忠武別將宋浩領荆南泰寧將段彥暮佐之復光父嘗監忠武軍而浩已爲大將見復光少之不爲禮彥暮亦恥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殺之彥暮引標士擊殺浩復光以客常滋假畱後而奏浩罪薦彥暮爲朗州刺史詔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遇賊右衝

帝西幸召絡業見行在復光更引彥暮爲荆南節度使彥暮給行邊詣復光以黃金數百兩爲謝其後忠武周岌受賊命嘗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旣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獨恩與義耳彼不顧恩義規利害何丈夫哉公奮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昧昧邪岌流涕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名公計因持杯盟曰有如酒即遣子守亮斬賊使於傳舍秦宗權據蔡州叛岌復光以忠武兵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淑持兵萬人從復光定襄裏師次鄆淑逗逼復光斬之并其軍爲八以鹿晏弘晉暉張造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爲之將進攻南陽賊將朱溫何勤逆戰大敗遂收鄆州追北藍橋會母喪班師俄起爲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鑄諭溫以所部降方賊之彊重榮憂不知所出謂復光曰臣賊邢且負國拒戰邪則兵寡奈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爲人奮不顧身比數召未卽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忍禍者若論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爲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瓌任以它職可也不以假節外藩恐負勢顯地不可制帝乃止瓌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訴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己權曰爲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瓌舟於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敗聞帝知復恭謀繇是深衡之復恭以諸子爲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守立爲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爲亂乃好謂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

楊復恭

按唐書宦者傳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楊復光從兄也宦父元翼咸通中領樞密使爲權家復恭略涉學

術監諸鎮兵龐勛亂戰有功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黃巢盜京師令孜顓威福斷喪天下中外莫敢亢惟復恭屢與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實戶八百賜號忠貞啓聖定國功臣帝崩定策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稍攘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援立我矣當減於傳舍秦宗權據蔡州叛岌復光以忠武兵三千入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辛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犧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爲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瓌任以它職可也不以假節外藩恐負勢顯地不可制帝乃止瓌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訴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己權曰爲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瓌舟於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敗聞帝知復恭謀繇是深衡之復恭以諸子爲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守立爲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爲亂乃好謂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

與復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瞿然緯指復恭復恭曰臣豈負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長樂坡斬其旌節貲貯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爲龍劖節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爲鳳翔監軍不肯行因丐致仕詔可遷上將軍賜几杖使者還遣腹心殺使者於道遁居商山俄入居昭化坊第第近王山營而子守信爲軍使數省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謀亂時順節遙領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神策軍使李守節率衛兵攻復恭治殺使者罪帝御延喜樓須之家人拒戰守信亦率兵至自化里陣以待會日入復恭與守信舉族出奔遂走興元順節已斥復恭則橫暴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察其意非常以狀聞有詔召順節輒以甲士三百人入至銀臺門呵止之景宣引順節坐殿廡部將嗣光審出斬之從者大諫出延喜門剽永寧里盡夕止賈德晟與順節皆爲天威軍使順節誅頗嗟憤重遂亦奏誅之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同効守亮納叛臣請出兵討罪軍餉不仰度支茂貞請假山南招討使宦尹惜類執不可帝亦謂茂貞得山南必難制詔兩解之茂貞劾復恭自謂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且請削守亮官爵遂擅興行瑜出討自號興

元節度使詔宰相書慢悖不臣帝爲下詔令茂貞行瑜討之景福元年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閩州貞以子繼密守興元詔吏部尚書徐彥若爲鳳翔節度使而以茂貞帥興元不拜請繼密爲畱後帝不得已授以節度使自是茂貞始彊大復恭與守亮等自閩州將北奔太原趨商山至乾元爲韓建遷士所禽卽斬復恭守信檻車送守亮京師梟首長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爲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此假子彥博奔太原收葬其尸李克用爲申雪詔復官爵

田令孜

按唐書宦者傳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卽位擢令孜左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西軍帝冲駛喜鬪鵝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鵝一鵝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暴橫始帝爲王時與令孜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鵝一鵝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暴橫始帝爲王時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士誠大願也令孜曰君有功邪答曰戰党項薄契丹數十戰此琪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及黃頭軍皆竊怨令孜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酒卽賜之黃頭將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鵝一鵝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暴橫始帝爲王時與

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於賊唯兩軍中尉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諫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旣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惟依鄙沓貪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蒙不勝憤指言暨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邑倡和初黃巢求廣州願罷兵攜欲籠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爲陛下除姦臣乘輿今西奉中父老何望願還官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卽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令孜爲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帝見蜀陘陋稍懼鬱日與嬪侍博飲時時攘袂北望恰然涕淚令孜伺間問釋呼萬歲帝爲怡悅因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鋌敬瑄方井力賊不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以捍蠻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及黃頭軍皆竊怨令孜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酒卽賜之黃頭將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鵝一鵝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暴橫始帝爲王時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士誠大願也令孜曰君有功邪答曰戰党項薄契丹數十戰此琪之功令孜嘻怒曰知之密以酙注酒中琪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敬瑄討敗之奔廣都遂走高駢所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諫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旣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惟依鄙沓貪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蒙不勝

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
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
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司百官乘若路人已事
勅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
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司百官乘若路人已事
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
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於墓頤津初昭圖知
正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盜未殄宦豎離間君臣吾
以諫爲官不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
隸許諾卒葬其尸朝廷痛之賊平令孜以王鐸爲儒
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復光也欲歸重北司
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逼已故薄
其賞自謂帷幄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倨其會復光
死大喜卽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憲者富家子頗
沈鷺賊在長安知憲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爲屯不
屈賊陰教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
賊營賊大懼帝聞賜金紫擢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
言我且擁衆大散關下閔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謂
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嗟報山襲殺其衆由是
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
輒流涕復光部將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
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頊奔龍州晏弘自爲
畱後以建及張造韓建等爲部刺史帝還懼見討引
兵走許州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復以建及韓
都分左右爲十軍統之又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己者
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嘗慰河中王重榮厚爲禮匡祐

傲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孜罪責其無禮監軍和解
乃去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之令孜白以兩鹽池歸
鹽鐵使卽自兼兩池榷鹽使重榮不奉詔表暴令孜
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於墓頤津初昭圖知
王師敗攻走還邠州與昌符皆恥爲令孜用還與重
榮合神策兵潰還略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令孜計
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
宮室舍廬十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
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二宮僅存王建
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牢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
孜畏克用且逼與重榮連章請誅令孜而駐鳳翔令
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兵入寢殿逼帝夜出
羣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攻勸興元節度
使石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遘惡令孜劫質天子生
方鎮之難使攻進迎乘輿攻引兵追行在敗興鳳楊
晟軍帝次梁洋稍引而南攻兵及中營左右被剽戮
者不勝計令孜懼人圖已蒙面以行使王建長劍五
百清道囊傳國璽授之次大散關道險澀帝危及難
數矣分軍守靈壁亢追兵攻長驅蹕帝以閣道毀
走他道困甚枕王建膝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攻
重榮表誅令孜安慰羣臣詔以令孜爲劖南監軍使
畱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孜沮而止宰相遘率羣臣
在鳳翔者表令孜顙國煽惑小人計交亂羣帥請
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斛給行在重
榮以令孜在不奉命孜乃奉嗣襄王燭卽僞位攻敗

帝乃得還京師始帝入蜀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斜
谷不能進令孜驅使前王謝足且拘得馬可濟令孜
怒扶王彊之行王恥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孜入
候帝曰陛下記臣否帝直視不能語令孜自署劖南
監軍使閱拱宸奉鑾軍自衛晝夜馳入成都固表解
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
行王卽位是爲昭宗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出王建
爲壁州刺史建取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邛蜀
黎雅等州詔卽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孜謀與建
連衡亢朝廷且曰吾子也書召之建喜將至復卻之
建怒進圍成都令孜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
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絕朝廷苟改圖則父
子如初令孜曰吾欲面計事建然許令孜夜負印節
授建明日入成都囚令孜碧雞坊始右神策統軍朱
文通爲諸軍所疾令孜因事召見欲殺之旣見乃欣
然更養爲子名彥賓卽李茂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
詔爲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同日死臨刑裂帛爲
綱授死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我唐有禮因教縊
人法既死而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爵

劉季述

按唐書宦者傳季述本微卑稍顯於僖昭間擢累樞
密使楊復恭之斥帝以西門重遂爲右神策軍中尉
觀軍容使時李茂貞得興元愈跋扈不軌宰相杜讓
能與內樞密使李周謹及重遂謀誅之乃興師以嗣
襄王戒不爲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鏐副之茂
貞引兵迎壁蓋屢薄興平王師潰遂逼臨臯以陣暴
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斬重遂周謹以

謝茂貞更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爲兩中尉乾寧二年
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
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宣等曰沙
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
睦故全瓘與鳳翔衛將閻圭共脅帝狩岐王行實及
景宣子繼岌縱火剽東市帝登承天門矢著樓闔帝
懼暮出沙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渴死十二
夜爲盜掠哭聲殷山徙駐石門茂貞恐乃殺全瓘景
宣及主自解天子還京師以景務修宋道弼代之俄
專國宰相崔彊引惡之徐彥若王搏懼禍不解稍抑引
以和北軍引怒劾搏黨宦豎不忠罷去俄賜死流道
彌驪州務修愛州並死灞橋逐彥若於南海乃以季
述王仲先爲左右中尉疾引尤甚時帝嗜酒怒責左
右不常季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引內醫工
車讓謝筠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妄處人
帝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
忠爲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郎官程巖謀廢帝會全
忠遣天平節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嚴
急內外惄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
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
希正大沮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
門不啓季述見引曰宮中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彥範
薛齊偓李師虔徐彥回總衛士千人毀闕入謀所立
未決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矯皇后令
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禳塞災咎皆大不道兩軍軍
容知之令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陳兵廷中謂宰
相曰上所爲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羣臣即

名百官署奏引不得對季述衛皇太子至紫廷院左
右軍及十道邸官俞潭程巖等詣思元門請對士皆
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
驚墮於牀將走季述先持帝坐以所持鉗杖畫地
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
后出偏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議季述
出百官奏曰陛下眷於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
顧東宮帝曰昨與而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
軍容語宮監披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軍容一心輔
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巖等皆呼
萬歲后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輦左右十餘人入囚
少陽院季述液金以完鎗師虔以兵守太子卽位於
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大赦天下東
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爲父後
者爵一級羣臣加爵秩厚賜欲媚附上下改東宮爲
問安宮季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夜鞭笞晝出尸十
輦凡有寵於帝悉榜殺之殺帝弟睦王師虔尤苛察
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從實檢校
司徒容管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氏李曰
繼昭曰彥弼承誨亦檢校司徒邕管節度使視宰相
秩皆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畱宿衛凡
十日乃休竭內庫珠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
比初廷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樞密使立侍得與聞
及出或矯上旨謂未然數改易撓權至是詔如大中
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
事已畢案前受事師虔請於屏風後錄宰相所奏帝
以侵官不許下詔與徐彥回同誅

韓全誨 張彥弘

按唐書宦者傳韓全誨張彥弘者皆不知所來並監
鳳翔軍全誨入爲內樞密使劉季述之誅崔彊引陸辰

見武德殿右廡引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主
神策左軍以辰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
決李茂貞語人曰崔彊奪軍權未及手志滅藩鎮矣
帝聞召李繼昭等問以彌所請奈何對曰臣世世在
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便帝
謂彌曰議者不同勿庸主軍乃以全誨爲左神策中
尉彊弘爲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袁易簡周敬容爲樞
密使引怒約京兆鄭元規遣人狙殺之不克全誨等
知引必除己乃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
繼筠繼徵總之彌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
婁敬恩領之韓偓聞岐汴交戍數諫止引曰兵不
肯去耳偓曰初何爲召邪引不對議者知京師不復
安矣全誨彊弘及彌彌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
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引固請盡誅之全誨彊弘
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宦人更求
麗妹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爲內訶由是引計多露始
張濬判度支楊復恭以軍費乏奏假鹽麴一歲入以
濟用度遂不復還至引乃白度支財盡無以稟百官
請如舊制全誨擿李繼筠訴軍中匱甚請割三司隸
神策帝不能卻詔罷引領鹽鐵引銜之全誨等懼帝
誅已與繼筠全誨繼筠交通謀亂帝問令狐渙渙請
名引及全誨等宴內殿和解之韓偓謂不如顯斥一
二柄臣許餘人自新妄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
雖和解之凶焰益肆帝乃止是時全忠并河中引爲
急詔令入朝又詔書曰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
引功自歸今若後至必先見討全忠得詔還汴悉師
討全誨帝以爲忠又欲其與茂貞同功卽詔並力令

引詔二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凡七萬威震
關中全誨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關東將
謀傳禪臣不忍見高祖天下移它姓願至鳳翔合義
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卽火其下帝
降樓乃決西幸彊弼等以帝未卽駕愈諱宮中禁索
苛亟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奔開
化坊依引第自固閉無畱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陣
大衢長樂門外若丘墟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
坐思政殿時彌彌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惟皇后諸
王數百騎爲衛帝繡袍塗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實天
復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遂火宮城繼筠彌欲
劫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
帝居盩厔全忠取華州下令自釋曰吾被詔及得宰
相書令入朝既至皆僞也逆臣全誨震驚天子脅乘
輿出遷暴露草莽吾當入對言狀時公卿皆在長安
數日不聞朝廷勅畫引使王溥見全忠曰上猶在盩
厔公宜亟進羣臣盧知猷等奏記全忠請西迎天子
答曰進則似魯君退則負國然敢不勉引率百官迎
全忠灞橋入舍長安一昔而西茂貞聞全忠至以帝
入鳳翔從臣纔三四人全忠遣楊達裴鑄入鳳翔奉
表天子汴部將康懷英襲破李繼昭於武功擒馘六
千級全誨懼請救於李克用克用遺全忠書勸執崔
彌繼筠全忠不答進屯鳳翔東偏茂貞登城踰
牆戰部將李繼寵出降茂貞懼密圖誅中官以紓難
先遣書曰禍亂之生全誨首之變興倉卒故逆天子
至此且公未至懼它盜馮陵公旣志輔社稷請奉乘
輿還宮僕願以敝賦從全忠然許然軍稍薄城大誇
引洗海內誣全忠不答進屯鳳翔東偏茂貞全誨
相蘇檢李繼寵繼筠議和已決中官復沮罷它日帝
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餕死者十三王公主
夫人皆間日食今又將竭奈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
班師不奉詔使者再往全忠聽命引兵攻邠州李繼

徵要城三日乃降質其妻復使繼筠守回壁三原引
與鄭元規至三原邀說全忠全忠亦自聞茂貞將戰
徙營渭北據高原戰不勝全忠夜入盩厔拔藍田復
屯三原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
部將李嗣昭戰數不利全忠取晉汾二州嗣昭遁還
河東全忠曰此茂貞所倚今敗矣何能久乎引復說
全忠曰宦豎謀擁帝入蜀且泣全忠執其手乃定計
迎天子會朱友寧敗岐兵於莫父居人皆入保全忠
以精甲五萬與茂貞決戰岐兵敗仆尸萬餘茂貞帳
下八百人就縛乃嬰城自夏訖冬兵連不能解勝敗
略相償援軍十餘壁數爲全忠擾襲不得進城中日
困全忠由是取鳳翔成隴等州間劫鈔以佐軍餉
故能不乏茂貞疑帝與全忠有密約增甲士守宮殿
初帝至鳳翔有鴉數萬棲殿樹謂之神鴉俄而鴉不
來人以爲恐全誨等小人旣勢窘更相怨疾不復遠
慮財用寢短帝輶所御膳賜全誨等三讓帝曰難得
時欲同味耳茂貞食鮮美帝曰此後池魚茂貞曰臣
養魚以候天子聞者皆駭於是全忠軍攻東城焚橋
廢戰部將李繼寵出降茂貞懼密圖誅中官以紓難
先遣書曰禍亂之生全誨首之變興倉卒故逆天子
至此且公未至懼它盜馮陵公旣志輔社稷請奉乘
輿還宮僕願以敝賦從全忠然許然軍稍薄城大誇
引洗海內誣全忠不答進屯鳳翔東偏茂貞全誨
相蘇檢李繼寵繼筠議和已決中官復沮罷它日帝
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餕死者十三王公主
夫人皆間日食今又將竭奈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
班師不奉詔使者再往全忠聽命引兵攻邠州李繼

徒以軍容數人耳全誨詣茂貞叩頭訴茂貞謝曰士伍亦何知復訴於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驃騎復破吾族乎罵之乃出降宦醫數傳援軍至皆相賀百姓笑曰給我平是時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攻外兵詆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詆外兵曰奪天子賊諸鎮見崔引檄皆狐疑不出師唯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襲華州李克用攻晉州以爲援全忠懼圍益急全誨等素謗險常爲全忠引所憚乃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旣惡宦人脅遷而茂貞又其黨全忠雖外示順終悖逆皆不可倚欲待裏漢依趙匡凝然不得去乃定計歸全忠以紓近禍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軍詔崔構挾中人郭遵誨往旣行又命宮人寵顏馳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元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旰全誨彥弘恨甚逮食不能捉七自見勢去計中授命每二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弘易簡敬容皆死卽詔第五可範爲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下院繼筠繼誨彥弘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三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蔣元暉學士薛貞書曰官者乘陣冒不已曰稟王旨是乎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彝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全忠猶攻北壁帝遣寵顏賜御巾箱寶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

人全忠亦使京兆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傳呼徹三仗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憤發者因屢係解目全忠爲吾繫之全忠跪結履汗浹於背而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朱友倫以兵衛帝李克用引軍去帝還京師引全忠議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哀號之聲聞於路畱單弱數十人備宮中灑掃引以鎮人性謹厚卽詔王鎔擇五十人爲敕使內諸司宦官主領者皆罷於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未告方鎮罷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爲員衣黃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守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無辜頗悼之爲文以祭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始劉季述專廢立中人皆與聞帝反正誅季述及薛齊偓數族而已餘貸不問又悔之後稍稍誅夷羣宦寢不安席而帝懲幽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羣臣問治道有志中興而全誨引爭權外召彊臣劫本朝以相吞齧卒用關東軍窮討暴誅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弑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全誨彥弘云按舊唐書宦官傳天復三年正月全忠迎駕還長安詔以崔引爲宰相兼判六軍諸衛引奏曰高祖太宗承平時無內官典軍旅自天寶已後宦官浸盛貞元和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使衛從令宦官主之唯以一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樞密由是內務百

司皆歸宦者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傾覆朝政小則構扇藩方車駕頻致播遷朝廷漸加微弱原其禍作始自中人自先帝臨御已來陛下纂承之後朋儕日熾交亂朝綱此不剪其本根終爲國之蠹賊內諸司使務宦官主者望一切罷之諸道監軍使並追赴闕廷卽國家萬世之便也詔曰宦官之興肇於秦漢趙高閭樂竟滅嬴宗張讓段珪遂傾劉祚肆其志則國必受禍悟其事則運可延長朕所以斷在不疑祈天永命者也先皇帝嗣位之始年在幼冲羣豎相推奄專大政於是毒流宇內兵起山東遷幸三川後淪神器迴鑿之始率土思安而田令攻如能忌功遷搖近鎮陳倉播越患難相仍洎朕纂承益相侮慢復恭重遂逞其禍道弼季述繼其兇幽辱朕躬凌脅孺子天復返正罪已求安兩軍內樞一切假借韓全誨等每懷憤惋曾務報讎視將相若血仇輕君上如木偶未周星歲竟致播遷及在岐陽過於羈絏上憂宗社傾墜下痛民庶流離茫然孤居無所控告全忠位兼二柄深識朕心駐兵近及於三年獨斷方誅於元惡今謝罪郊廟卽宅宮闈正刑當在於事初除惡宜絕其根本先朝及朕五致播遷王畿之甿減耗大半父不能庇子夫不能妻室言念於茲痛深骨髓其誰之罪爾輩之由帝王之爲治也內有宰輔卿士外有藩翰大臣豈可令刑餘之人參預大政况此輩皆朕之家臣也比於人臣之家則奴隸之流恣橫如此罪惡貫盈天命誅之罪豈能捨橫屍伏法固不足矜含容久之亦所多愧其第五可範已下並宜賜死其在畿甸同華河中並盡底處置訖諸道監軍使已下及管

內經過并居停內使勅到並仰隨處誅夷訖聞奏已令準國朝故事量畱二十人各賜黃絹衫一領以備官內指使仍不得輒有養男其左右神策軍並令停廢是日諸司宦官百餘人及隨駕鳳翔羣小又二百餘人一時斬首於內侍省血流塗地及宮人宋柔等十一人兩街僧道與內官相善者二十餘人並笞死於京兆府內諸司一切罷之皆歸省寺自是京城並無宦官天子每宣傳詔命卽令宮人出入崔引雖復仇快志國祚旋亦覆亡悲夫

後唐

張承業

按五代史宦者傳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闇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彊引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賣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

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勅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殴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詔誣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名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果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卽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讎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嘆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

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

按五代史宦者傳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政之養子昭宗時爲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率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卽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於魏莊宗東征盧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揩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弑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宮求歸田里大成三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一

遼

王繼恩

宋一

趙安仁

賀神寶

王繼恩

李神祐

閻承翰

周懷政

張繼能

雷允恭

韓守英

王仁睿

李神福

劉承規

秦翰

張崇貴

鄧守恩

衛紹欽

周懷政

石知願

張繼能

雷允恭

按遼史宦官傳繼恩棣州人睿知皇后南征繼恩被

俘初皇后以公私所獲十歲已下兒容貌可觀者近

百人載赴涼陘並使繼恩爲監督通書及

遼語擢內謁者內侍左廂押班聖宗親政累遷尚衣庫使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靈州觀察使內庫都提

點繼恩好清談不喜權利每得賜賚市書至萬卷載以自隨誦讀不倦每宋使來聘繼恩多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

趙仁

按遼史宦官傳安仁字小喜深州樂壽人自幼被俘

統和中爲黃門令秦晉國王府祇候王薨授內侍省

押班御院通進開泰八年與李勝哥謀奔南土爲游

兵所擒初仁德皇后與欽哀有隙欽哀密令安仁伺

皇后動靜無不知者仁德皇后威權既重安仁懼禍

復謀亡歸仁德欲誅之欽哀以言營救聖宗曰小喜

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每一念神魂顛越今爲思親

冒死而亡亦孝子用心實可憐憫放之重熙初欽哀

攝政欲廢帝立少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遷太后慶州

守寧授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充契丹漢人渤海

內侍都知兼都提點會上思太后親馭奉迎太后

責曰汝負萬死我嘗營救不望汝報何爲離間我母

子邪安仁無答後不知所終

宋一

賀神寶

周懷政

石知願

張繼能

雷允恭

韓守英

按宋史宦者傳神寶父思儼五代時爲內侍宋初皇

城使兄神興在領軍衛大將軍致仕神寶初爲黃門

太平興國中從征太原擐甲登城中流矢稍遷入內

高品監并州戍兵屢出襲賊前後破砦三十六斬千

餘級大獲鎧甲牛馬橐駒因築三砦詔褒之九年命

與尹惠屯夏州時岌伽羅贊等十四族久叛神寶率

兵大破之焚其廬帳斬千餘級據獲甚衆雍熙中朝

廷遣使綏宥麟府州募邊部願攻契丹者賜以金帛

王仁睿

按宋史宦者傳仁睿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歲事太宗

於晉邸服勤左右甚淳謹及卽位宣傳指揮頗稱旨

歷入內小底都知洛苑副使命典宮闈出納之命最

神寶上言狼子野心由此或生邊隙乃止俄轉殿頭高品淳化中使河東閱視堡柵兵騎慕容德豐自刑臺徙延州未至郡詔神寶乘傳權州事環州近邊內擾與陳德元討之破牛家族二十八部且規度通遠入靈武路就命環慶同駐泊牛家族復結衆叛又破之殲餘黨於極泉鎮獲其渠帥九人西戎寇鄜以援之之勞遷供奉官與田紹斌部送靈州芻糧卽命駐泊李繼遷入寇與慕容德豐襲破其堡砦焚帳幕獲人畜數萬計連詔嘉獎遷內殿崇班至道初繼遷

寇靈武神寶遣人間道告急闕下賊圍之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竭潛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間出兵擊賊賊引去以功拜西京作坊副使又命於浦洛河清遠軍援芻糧與楊允恭議造小車三千運糧至環州三年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出使靈武還奏對稱旨面授供備庫使咸平中出爲高陽關鈴轄徒貝冀巡檢會原州野狸族三千餘衆徙帳於順成谷大蟲堪與熟魏族接戰詔神寶和治之至則定其經界遣悉還舊地入爲內侍右班副都知真宗朝陵畱與劉承珪同掌大內事大中祥符初勾當三班院又掌諸王宮事遷西京左藏庫使領密州刺史兼掌往來國信神寶莅職精恪性吝嗇畜貨鉅萬夫禧初以皇城使罷內職三年卒年七十一錄其子守志爲入內供奉官

王仁睿

按宋史宦者傳仁睿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歲事太宗

於晉邸服勤左右甚淳謹及卽位宣傳指揮頗稱旨

歷入內小底都知洛苑副使命典宮闈出納之命最

居親近嘗與柴禹錫等發秦邸陰事雍熙四年被疾

遣太醫診視卒年四十一特贈內侍省內侍國朝以來內侍都知押班不領他職淳化至道後皆內殿崇班以上兼充多至諸司使有領觀祭使者沒皆有贈官官給葬事舊制內侍人許養一子以充繼嗣開寶四年以其爭財起訟詔自今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準前詔抵死咸平中徐志通爲溫台等州巡檢坐取李歡男四人爲假子又縱卒略民家小兒致其母抱兒投海死決杖配掃灑班復申前詔以戒厲之

王繼恩

按宋史宦者傳繼恩陝州陝人周顯德中爲內班高品初養於張氏名德鈞開寶中求復本宗太祖召見許之因賜名焉累爲內侍行首會討江南與竇神興等部禁兵及戰船抵采石九年春改裏面內班小底都知賜金紫十月加武德使太祖崩副杜彥主案行陵地尋充永昌陵使太平興國三年遷宮苑使久之領河州刺史掌軍器弓槍庫雍熙中主師克雲朔命繼恩率師屯易州又爲天雄軍駐泊都監自岐溝關君子館敗績之後河朔諸路爲契丹所擾城壘多圯四年詔繼恩與翟守素田仁朗郭延濬分路按行增築之及遣將北伐又爲排陣都監屯中山改皇城使端拱初領本州團練使又爲鎮定高陽關兩路排陣銓轄淳化初賜甲第一區五年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李順亂成都命爲劍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其制置不從中覆管內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贓悉得以便宜決遣二月命馬步軍都軍頭王杲趣劍

門崇儀使尹元由峽路分遣討賊並受繼恩節度詔

前軍所至其賊黨敢抗王師者卽須殺戮如本非同惡受制兇徒先被督從今能歸順者悉釋其罪四月繼恩由小劍門路人研石砦破賊斬首五百級遂北過青彊嶺平劍州進破賊五千於柳池驛斬首千六百級賊衆望風奔走殺戮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級獲頤及鎧甲僭僞服用甚衆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爲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進領順州路防禦使繼恩握重兵久畱成都轉餉不給專以宴飲爲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執博局棋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軍士亦無鬪志餘賊遊伏山谷間州縣有復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內押班衛紹欽同領其事又遣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規乘傳督其捕賊議分減師徒出蜀境以便糧運高品王文壽昌齡絀題往來多請託至有連官禁者素與胡旦善時將加恩密諭其爲寢辭又士人詩頌盈門上惡其朋結黜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籍沒資產多得蜀土僭擬之物昌齡誦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旦削籍長流尋州詔中外臣僚會與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咸平二年卒於貶所遣使將其家屬還京師假官舍處之四年聽歸葬大中祥符三年特詔追復官爵以白金千兩賜其家子懷珪轉入內高班

計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一夕臥帳中指揮使張嶠遣卒排闥入斬文壽首以出會夜昏黑嶠猶疑其非然炬照之曰是也時嘉州賊帥張餘有衆萬餘嶠即以所部與之合賊勢甚盛初奏至太宗欲盡誅軍人妻子近臣或請勿殺悉索營中書遣帥招撫諭以釋罪親屬偕全必自引來歸因可破賊上然之令巡檢程道符諭旨亡卒斬嶠函首送繼恩皆自拔來歸

李神福

按宋史宦者傳神福開封人父繼美仕後唐爲內侍顯德初爲御廚都監時內臣止以服色爲貴太祖特賜紫後至右領軍衛將軍神福少給事晉王府謹恪解上意未嘗少怠太宗卽位授入內高品從征太原攻城之際往來梯衝間宣傳詔命卽行在所遷殿頭太平興國六年擢入內高品押班遷副都知勾當翰林司轉入內內班都知兼勾當祇候內品班淳化四

因使爲鄉導擊賊悉平之至道一年春布衣韓拱辰詣闕上言繼恩有平賊大功當秉機務今止得防禦使賞甚薄無以慰中外之望上大怒以拱辰惑衆杖脊黥面配崖州俄召繼恩太宗崩命與李神福按行山陵加領桂州觀察使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夕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駙諸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莫比喜結黨邀名譽乘間或敢言薦外朝臣由是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從之交往每以多寶院僧舍爲期有潘閬者能詩詠賣藥京師繼恩薦之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還詔書及真宗初繼恩益豪橫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絀題往來多請託至有連官禁者素與胡旦善時將加恩密諭其爲寢辭又士人詩頌盈門上惡其朋結黜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籍沒資產多得蜀土僭擬之物昌齡誦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旦削籍長流尋州詔中外臣僚會與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咸平二年卒於貶所遣使將其家屬還京師假官舍處之四年聽歸葬大中祥符三年特詔追復官爵以白金千兩賜其家子懷珪轉入內高班

年遷崇儀副使勾當皇城司屬初易黃門之號轉入內黃門都知俄加宮苑使太宗好筆札神祐每侍側多獲別本之賜及不豫神祐朝夕左右躬侍藥膳真宗卽位遷皇城使內侍省入內內侍都知領恩州團練使勾當未熙陵行宮事時模寫太宗聖容以神福立侍未幾求罷都知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賜第宮城側遣修內工爲葺之咸平二年秋閱兵東郊以神福爲大內都部署是冬幸大名與王繼英並爲行宮使四年勾當三班部修含光殿賜賚甚優景德初兼領親王諸宮使三年改宣政使從謁諸陵復爲行宮使進幸西京賜酺命神福主其事大中祥符初天書降夕神福與劉承珪鄧永遷李神祐石知顥張景宗藍繼宗同直禁中賜以器幣綴錢京師酺會又令神福與白文肇閻承翰同典之是歲封泰山與曹利用同經度行宮道路及車駕進發又爲行宮使禮畢授宣慶使領昭州防禦使整肅禁衛先是諸司使止於宣政故特置使額以寵之三年卒年六十四贈潤州觀察使神福性恭厚和易每爲衛紹欽所詬罵皆引避不校在禁闈五十年稱爲長者然久掌三班無規制遠近失叙有請託者不能拒之人譏其所守子懷斌懷贊弟神祐

李神祐

按宋史宦者傳神祐初以父任授殿頭高品太祖將納孝章皇后命神祐奉聘禮於華州乾德五年征太原負御寶從行開寶二年又從征太原時有詔緣邊和市軍儲車駕在潞州聞之且慮擾民令神祐馳驛止之時詔下已五日神祐一夕而及晉陽一日甲士

既陣賊潛縱火焚梯衝亟命神祐部衛兵爲援斬賊甚衆餘悉潰去王師伐廣州隨軍賞給劉鋹平先部帑藏之物赴京師及土寇周瓊等叛又副尹崇珂討平之六年隨曹彬南征克關城擒僞將朱令贊命神祐馳入獻捷書賜錦袍金帶太宗卽位遷南作坊副使錢俶歸朝命神祐往按府藏之積再征太原領工徒千人隨駕以備繕完甲兵劉繼元表納降款太宗陳儀衛城北臺以受之繼元移時未至神祐馳單騎入城俄頃引繼元至及北伐燕蜀命與劉延翰統精騎爲大陣之援車駕還又令率兵屯定州以備契丹太平興國六年滑州治河防材葦未具命神祐馳往垣曲伐薪蒸四百萬以濟其用七年契丹寇邊命領兵屯瀛州俄改崇儀使提點左右藏庫遷洛苑使至道初西鄙不寧命爲靈環排陣都監率衆至烏白池而還俄駐永興復護糧運抵朔方真宗嗣位轉內園使邠州都監車駕北巡改天雄軍都監子城內巡檢時北兵充斥道途阻塞命神祐單騎諭密旨於諸將逃遂達其命俄充邢州排陣都監勾當西八作司景德初上幸澶州領隨駕壕砦二年遷入內都知從東封還遷南作坊使時內侍將遷秩有扈從升山不升之有范守遜皇甫文史崇貴張廷訓等皆嘗有讒累而互陳勞効且言神祐等品第非當泣訴於上止而復來者數四守遜等先改內常侍上怒悉停其官祿祐洎石知顥副都知張景宗藍繼宗並坐削職尋掌

爲三班奉職神祐性謹厚曉音律頗好篇詠子懷出太宗時嘗請爲道士後復內侍多屯邊郡常持大鐵鞭以鬪賊屢中流矢至供奉官懷儼爲內殿崇班

劉承規

按宋史宦者傳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父延範內班都知承規建隆中補高班太宗卽位超拜北作坊副使時泉州帥陳洪進歸朝遣承規疾置封具府庫會士民嘯聚爲寇承規與知州喬維岳率兵討定之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內衣庫使張紹勣等六人率師屯定州以備契丹又護滑州決河雍熙中勾當內藏庫兼皇城司出爲鄜延路排陣都監改崇儀使遷洛苑使至道中興周瑩同簽書提點樞密宣徽院公事仍加六宅使承規懇辭帝雖不許而嘉其退讓真宗立瑩爲宣徽使以承規領勝州刺史簽書宣徽院公事尋讓宣徽之務加莊宅使咸平二年遷北作坊使時邊境未寧議修天雄軍城壘命承規乘傳經畫又命提舉內東崇政殿等諸門遷官苑使上詢承規西事請益環州本波鎮戍兵以爲諸路之援從之俄兼勾當羣牧司景德二年與李允則使河間按視嘗經戰陣等處將卒之勞是歲置官提舉京師諸司庫務李溥議更茶法四年三司上言新課增羨承規以勞加領昭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掌發運使遷昭宣使長州防禦使會修玉清昭應宮以承規爲副使祀汾陰復命督運議者以自京至河中由陸則山險具舟則湍悍承規決議水運凡百供應悉安流而達自朝陵東封及是皆畱掌大內禮成當進秩御廚七年卒年六十六大中祥符六年錄其孫永和

表求休致手詔敦勉仍作七言詩賜之拜宣政使應州觀察使五年以疾休致仕修宮使丁謂言承規領官職藉其督轄望勿許所請第優賜告詔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寵之班在客省使上仍改新州觀察使上作歌以賜承規以廉使月稟歸於有司手詔褒美復定殿使奉以給之本名承珪以久疾羸瘵上爲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爲規疾甚請解務還私第聽之仍許皇城常務上印日內藏庫有勅制就取商度又再表求罷官檢校太傅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節度觀察畱後致仕七月卒年六十四廢朝贈左衛上將軍鎮江軍節度謚曰忠肅承規事三朝以精力聞樂較簿領孜孜無倦自掌內藏僅三十年檢察精密動著條式又製定權衡法語在律曆志性沈毅徇公深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畏之上崇瑞命修祠祀飾官觀承規悉預聞作玉清昭應宮尤爲精麗屋室有少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所費一聖殿塑配享功臣特詔塑其像太宗之側承規遇事亦或寬恕鑄錢工常訴本監前後盜銅瘞地數千斤承規佯爲不納因密遣人發取還官不問其罪咸平中朱昂杜鎬編次館閣書籍錢若水修祖宗實錄其後修冊府元龜國史及編著讎校之事承規悉典領之頗好儒學喜聚書間接文士質訪故實其有名於朝者多見禮待或密爲延薦自寢疾惟以公家之務爲念遺奏求免贈賻詔葬上甚嗟惜之遣內臣內侍鄧守恩就墓告祭子從愿爲西染院使

閻承翰

按宋史宦者傳承翰真定人周顯德中爲內侍入宋事太祖以謹恩稱太宗時擢爲殿頭高品稍遷內侍供奉官內殿崇班先是八作司材木頗有隱弊承翰建議於都城西置事材場治材以給之雍熙中知廣州徐休復奏轉運使王延範不軌狀遣承翰馳往同逮捕下獄就鞫之考掠過苦延範遂坐誅李順亂蜀命爲川峽招安都監賊平授西京作坊副使會增募金吾兵以承翰及劉承蘊分充左右金吾都監兼街仗司事俄罷之真宗卽位改西京作坊使內侍左班副都知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掃遣承翰護塞時議徙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翰與工部郎中陳若拙乘傳規度徙於舊治之東南五年入內都知韓守英爲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鈐轄上以其素無執守議別擇人因謂宰相曰承翰雖無武勇然涖事勤恪乃令代守英時中山屯兵甚衆艱於飛輓承翰請鑿渠計引唐河水自嘉山至定州三十二里又至蒲陰東六十二里合沙河經邊吳泊入界河以濟饋運亦可旁爲方田上嘉而從之渠成人以爲便優詔褒之

秦翰

按宋史宦者傳翰字仲文真定獲鹿人十三爲黃門開寶中遷高品太平興國四年崔彥進領衆數萬擊契丹翰爲都監以善戰聞太宗因加賞異謂可屬任雍熙中出爲瀛州駐泊仍管先鋒事遷入內殿頭高品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監淳化四年補入內押班趙保忠叛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陰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以功加崇儀副使至道初爲靈環慶州清遠軍四路都監真宗卽位加洛苑使入內副都好始置國信司主交聘之事以承翰領之多所規置大中祥符初改西京左藏庫使充夏州趙德明加恩定州行營鈐轄王均之亂爲川峽招安巡檢使時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恐生事爲曉譬和解之親督衆荒蕪勞役不許四年遷內園使左班都知領獎州團練使有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守倫久典廩牧至是又掌佑馬與承翰聯職任雖素爲姻家然不相得遂各訟訴並付御史臺承翰坐擅用羣牧司錢當贖金三十斤守倫坐違制移佑馬司當免所居官典吏當杖脊詔寬其罰承翰贖金十斤守倫贖金二十斤典吏亦降從杖羣牧都監張繼能判官陳越田敦勾當駙驥院楊保用佑馬楊繼疑皆釋之制置使陳堯叟特免按六年上製內侍箴賜之承翰表請刻石省中明年建應天府爲南京作鴻慶宮安太祖太宗像遣承翰自京奉往授南作坊使人內都知未幾卒年六十八贈懷州防禦使承翰性剛彊所至過於檢察乏和懿之譽子文應西京左藏庫使

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五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問
翼日進至廣都斬首千餘級獲馬數千匹歸朝遷內
園使領恩州刺史出爲鎮定高陽關前陣鈐轄又徙
後陣破契丹二萬衆於威鹹軍西俘其鐵林大將等
十五人又爲邠寧涇原路鈐轄兼安撫都監率所部
按行山外召戎落酋帥諭以恩信凡三千餘帳相率
內附未幾康奴族拒命翰與陳興許均深入擊之斬
級數千焚其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陳興曹瑋襲殺
童埋軍主於武延鹹泊川詔書加獎賜錦袍金帶白
金五百兩帛五百疋景德初車駕將北巡先遣翰乘
傳往澶魏裁制兵要許便宜從事俄充邢洛路鈐轄
與大軍會德清軍張犄角之勢又名爲駕前西面排
陣鈐轄管勾大陣翰卽督衆環城浚溝洫以拒契丹
功畢契丹兵果暴至翰不脫甲胄七十餘日契丹乞
和凱旋留泊澶州月餘令率所部兵還京師加官苑
使人內都知出爲涇原儀渭鈐轄先是西鄙無藩籬
之蔽翰規度要害鑿巨塹計工三十萬役卒數年而
成不煩於民就遷皇城使入內都知以翰在邊久宣
力勤盡特置是名以寵異焉翰表讓不聽大中祥符
初求從東封手詔諭以西垂委任之意改昭宣使又
爲羣牧副使祀汾陰是歲夏州屬戶有擾境上者卽
日遣翰往雅上按視遍巡邊部及翰至事寧復還扈
翰參領其事閏六月暴卒於內庭之廊年六十四上
甚惜爲之泣下贈貞州觀察使轉遂加等脩內畢詔
遣使以襲衣金帶賜其家翰倜儻有武力以方略自

任前後戰鬪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之未賓也翰因
使常出入其帳中無疑間嘗白太宗言臣一內官不足
惜願手刺此賊死無所恨太宗深嘉其忠翰性溫
良謙謹接人以誠信羣帥有剛狠不和者翰皆得其
懼心輕財好施與將士同休戚能得衆心皆樂爲用
其歿也禁旅有泣下者九年重贈彰國軍節度詔楊
億撰碑文億以其不蓄財表辭所贊物雖朝廷不許
而時論美之子懷志內殿崇班

周懷政

按宋史宦者傳懷政并州人父紹忠以黃門事太宗
從征河東得懷政於亂屍間養爲子給事禁中累至
內高品大中祥符初真宗東封命修行宮頓遞及
奉泰山天書馳驛赴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甫
繼明並爲次侍東封禮成與內殿崇班康宗元畱泰
山修圓臺轉入內西頭供奉官祀汾陰轉東頭六年
劉承規卒擢內殿崇班入內押班勾當皇城司會朝
謁大清宮與閻承翰等同管勾大內事七年奉天書
摹刻於乾元殿爲刻玉都監又爲修兗州景靈宮太
極觀都監俄遷內殿承制是冬命起居舍人知制誥
九重建資善堂以懷政爲都監還爲玉清昭應宮都
監兼掌景靈宮會靈觀使刻玉成遷如京副使
守吉分派邵蔡道州懷政僕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
州部下使臣貶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訴之
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鞫訊具狀帝坐承明殿臨問
懷政但祈哀而已命斬於城西普安寺內殿承制
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宣徽北院使
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鞫訊具狀帝坐承明殿臨問
懷政但祈哀而已命斬於城西普安寺內殿承制
紹忠及懷信並杖配復岳州子姪勒停貲產沒官朱
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誣母周氏罰銅百斤子守昱
守吉分派邵蔡道州懷政僕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
州部下使臣貶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訴之
曰研頭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
守吉分配邵蔡道州懷政僕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
州部下使臣貶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訴之
皆得免死右街僧錄澄遠以預聞妖詐決杖黥配郴
州內供奉官譚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
楊允文與懷政協同妖妄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

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因多入
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未能者本單州團練使
田敏廝養爲人凶狡遂賂懷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卒
姚斌妄談神怪以誅之懷政大惑拔能至御藥使領
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託
神言國家休咎否臧大臣及寇準鎮永興能爲巡檢
倚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己多依違之朝
臣屢言懷政之妄真宗含忍不斥然漸疎遠之懷政
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中出詐稱宣召入內東門坐
別室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會準爲相踰年而罷懷政
愈畏獲讒不自安四年七月與弟禮賓副使懷信謀
潛召各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閤門祗候楊
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殺丁謂等復相
寇准奉真宗爲太上皇傳位太子前夕崇勳懷吉詣
丁謂第密告之謂卽夜偕崇勳懷吉至曹利用第計
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宣徽北院使
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鞫訊具狀帝坐承明殿臨問
懷政但祈哀而已命斬於城西普安寺內殿承制
紹忠及懷信並杖配復岳州子姪勒停貲產沒官朱
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誣母周氏罰銅百斤子守昱
守吉分派邵蔡道州懷政僕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
州部下使臣貶秩有差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訴之
皆得免死右街僧錄澄遠以預聞妖詐決杖黥配郴
州內供奉官譚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
楊允文與懷政協同妖妄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

志誠與能書問往還削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嘗爲懷政所召夜二鼓不下皇城門鑰以待黃門黃守忠見之戒門卒勿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宿州楊懷玉次日始詣樞密院自陳責授侍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桂州觀察使懷吉如京使賜以金帶金銀懷政既誅與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永興捕朱能劉益李貴康王唐信道士王先張用和悉免死配遠州能偵知使者至東甲出殺守明以叛詔遣內殿承制江德明入內供奉官于德潤發兵捕之能入桑林自縊死永興乾耀都巡檢供奉官李興本軍十將張順斷能及其子首以獻補興閣門祇候順牢城都頭以劉益等十一人黨能害中使磔於市王先李貴唐信張用和八人皆處固守就命爲靈環慶州清遠軍路監軍又爲排陣都監真宗立拜洛苑使右班都知管勾并州軍馬自至道後五路討賊兵戰相繼卒無成功及是保吉復修貢詔以定難節度授之命崇貴持詔命衣帶器幣以賜使還加六宅使咸平元年又命管勾鄜延屯兵泊延安改駐泊都監又爲鈐轄其後繼遷復與熟戶李繼福爲隙因緣內擾崇貴與張守恩擊之焚廬舍獲貨畜器甲生口甚衆又與王榮禦賊獲具裝馬數十匹再詔褒飭四年詔歸俄領獎州刺史復涖鄜延仍制置沿邊青白鹽事與衛超領軍入敵境焚廬舍帳幕獲廩糗牛羊復被詔獎崇貴屢詞契丹事傳遞以聞願身當一隊爲前鋒詔不允景德元年保吉死其子德明尚幼崇貴移書諭朝廷恩德明請俟釋服

之延州招羌戎之內附者發庫錢犒給以金幣賜酋領將行轉內班右班押班就命管勾鄜延屯兵李繼隆討李繼遷詔崇貴以延安兵犄角進討及擒趙保忠留崇貴與石霸守綏州徙平夏民以實之繼遷扼

張崇貴

按宋史宦者傳崇貴真定人太祖時爲內中高品稍遷殿頭太平興國中以善射選爲御帶錢倅納土命馳往閻城防儲備之數親征太原從崔彥進李漢瓊先路視水草端拱初補內供奉官淳化四年命乘傳

之延州招羌戎之內附者發庫錢犒給以金幣賜酋領將行轉內班右班押班就命管勾鄜延屯兵李繼隆討李繼遷詔崇貴以延安兵犄角進討及擒趙保忠留崇貴與石霸守綏州徙平夏民以實之繼遷扼

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桂州觀察使懷吉如京使賜以金帶金銀懷政既誅與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永興捕朱能劉益李貴康王唐信道士王先張用和悉免死配遠州能偵知使者至東甲出殺守明以叛詔遣內殿承制江德明入內供奉官于德潤發兵捕之能入桑林自縊死永興乾耀都巡檢供奉官李興本軍十將張順斷能及其子首以獻補興閣門祇候順牢城都頭以劉益等十一人黨能害中使磔於市王先李貴唐信張用和八人皆處固守就命爲靈環慶州清遠軍路監軍又爲排陣都監真宗立拜洛苑使右班都知管勾并州軍馬自至道後五路討賊兵戰相繼卒無成功及是保吉復修貢詔以定難節度授之命崇貴持詔命衣帶器幣以賜使還加六宅使咸平元年又命管勾鄜延屯兵泊延安改駐泊都監又爲鈐轄其後繼遷復與熟戶李繼福爲隙因緣內擾崇貴與張守恩擊之焚廬舍獲貨畜器甲生口甚衆又與王榮禦賊獲具裝馬數十匹再詔褒飭四年詔歸俄領獎州刺史復涖鄜延仍制置沿邊青白鹽事與衛超領軍入敵境焚廬舍帳幕獲廩糗牛羊復被詔獎崇貴屢詞契丹事傳遞以聞願身當一隊爲前鋒詔不允景德元年保吉死其子德明尚幼崇貴移書諭朝廷恩德明請俟釋服

橐驅路驅脅內屬戎人崇貴與田敏率熟食族亂遇戰於雙塘殺二千餘級掠牛羊橐駕鎧甲甚衆連詔褒諭繼遷走漠中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求納款會於石堡岩崇貴椎牛釀酒犒諭之給以錦袍帶會改內班爲黃門令爲黃門右班押班仍加內殿崇班又改黃門爲內侍職隨易焉既而繼遷貢橐駕名馬待罪遣崇貴賜器幣茶藥衣物至道元年進崇儀副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時繼遷復叛劫芻餽於浦洛河二年詔李繼隆大發師進討賊圍靈州急太宗將衆之廷議未決命崇貴與馮訥乘傳往議其事乃益兵固守就命爲靈環慶州清遠軍路監軍又爲排陣都監真宗立拜洛苑使右班都知管勾并州軍馬自至道後五路討賊兵戰相繼卒無成功及是保吉復修貢詔以定難節度授之命崇貴持詔命衣帶器幣以賜使還加六宅使咸平元年又命管勾鄜延屯兵泊延安改駐泊都監又爲鈐轄其後繼遷復與熟戶李繼福爲隙因緣內擾崇貴與張守恩擊之焚廬舍獲貨畜器甲生口甚衆又與王榮禦賊獲具裝馬數十匹再詔褒飭四年詔歸俄領獎州刺史復涖鄜延仍制置沿邊青白鹽事與衛超領軍入敵境焚廬舍帳幕獲廩糗牛羊復被詔獎崇貴屢詞契丹事傳遞以聞願身當一隊爲前鋒詔不允景德元年保吉死其子德明尚幼崇貴移書諭朝廷恩德明請俟釋服

萬斤給內地節度奉聽回圖往來放青鹽禁凡五事而令德明納靈州上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送略去官吏盡散蕃漢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寧朝旨凡七事德明悉如約惟以子弟入質及納靈州爲難故亦禁鹽如舊不許回圖三年九月以德明誓表來上崇貴因請入朝許之以功拜皇城使內侍太常博士趙湘爲之副四年使還會車駕上陵次瓊林苑崇貴對於苑中卽命爲行宮使是秋復還延安供奉官曹信時監邊軍信善奉崇貴與石普軍中宴集令信奏之信以久廢爲辭崇貴與普因撫其他過以聞真宗知其誣奏不問大中祥符元年加昭宣使崇貴又在邊善識羌戎情僞西人畏服每德明有所論述及境上交侵皆先付裁制夏州趣邊有二路其文移至環慶者皆付延州議焉嘗請置緣邊安撫使如北面之制上曰西鄙別無經營苟德明能守富貴無慮朝廷失恩信也增置署局徒爲張皇不若委卿靜制之二年上言久去鄉里願得告歸葬父母許之錫與其厚復命爲都鈐轄提舉榷場崇貴乞留京師面諭委屬之意聽歲入奏事四年八月卒年五十七帝悼惜之贈豐州觀察使內侍護喪還京師子承素

錫與其厚復命爲都鈐轄提舉榷場崇貴乞留京師

東染院副使

石知顥

按宋史宦者傳知顥真定人曾祖承渥梁尚食使祖守忠晉內供奉官父希鐸高品知顥形貌甚偉建隆中授內中高品太宗卽位改供奉官雍熙中諸將征幽薊以知顥隨軍歸掌儀鸞司淳化中明州初置市